



结缘六十年
浓浓晚报情

谭谈

《长沙晚报》创刊七十年了。而我，与她结缘长达六十多年。

1961年秋，我参军入伍。军营在南海边的一个渔村里。有一天，在战友的床头，看到一张报纸，拿起一看，竟是千里之外的我们湖南省会出版的《长沙晚报》。我长到十七岁，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这猛一下来到离家千里之外的大海边，心里慌慌的，想家。这一下，看到这张故乡来的报纸，便翻过来覆过去地认真看起来。好像那上面就是“家”，能解思家之苦。那时的《长沙晚报》，是张四开小报，副刊上的一篇散文《买稻种》，我记忆至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社会上兴起一股过分讲学历、重文凭的风气。这时，我已调入《湖南日报》做副刊编辑了。有一天，我和一群朋友到岳麓山上去游玩。朋友中的许多人沿着宽广的公路上山，而在大山里长大的我，却挑一条小路爬上山去。我却比那些走大路上山的朋友先行到达山顶。联想到当下那股过分看人的学历文凭，不看人的真才实学的风气，一股灵感涌来心头。回来，我立即写下一篇短文《上山不只一条路》。发出了“值钱的，有用的是知识，不是文凭”的呐喊！这篇短文投给《长沙晚报》，很快就发表了。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作家队伍开始评职称。有关部门规定，参加评职称者，都要考外语。那一天，单位人事部门的人，组织参加评职称的作家，到设在长沙一所中学的考场去考试。我是那一年参加评职称的一个作家。而我只是一个初中肄业生。对英语，更是一个门外汉。内心极不愿意去考试。然而，我当时是湖南省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不能带头抗“考”啊！于是跟着大家走进了考场……

按照考场的纪律，开考要过十五分钟还是半个小时才能退场。我好不容易熬过了考场规定的时间，才交了白卷，走出考场……

走出考场，感慨良多。回到家里，我立马把这次考外语的尴尬经历，写成一篇三千余字的散文《赶考记》，投给《长沙晚报》。那时投稿，要写在有方格的稿纸上，通过邮局寄往报社。次日，我给《长沙晚报》一位编辑朋友打电话，告诉他我给他们投了一篇这样的稿子。过了一天，晚报的这个编辑朋友打电话来，说他们看了稿子了，不错！虽然篇幅长点，但决定采用……后来，这篇《赶考记》发表了。万万没想到，这篇短短的散文发表以后，全国竟有几十家报纸争相转载。《光明日报》还发了短评。国家人事部调看了这篇稿子。次年，取消了作家评职称考外语的规定。

与《长沙晚报》结缘六十多年来。我们结伴前行。我每一个人生的节点，都得了《长沙晚报》的关注、关照。我被选为党的十三大、十五大代表，我前后三届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两届选为湖南省文联主席的时候，《长沙晚报》每一次都发文章、发图片予以报道……

有道是：亲戚越走越亲。我和《长沙晚报》越来越亲密了。他们每一次的重要活动、重要征文，我都积极参与，很少缺席。

有一年，《长沙晚报》的星期刊，开辟一个老照片的专栏。相关编辑立即找到我，向我组稿。挑出我人生旅途上重要节点上的老照片，以《谭谈的瞬间》为题，在报上推出大半个版面。

我活了八十多岁，从文六十多年。一路走来，征途上总有你——《长沙晚报》助我前行！一想到这，心里暖暖的。

湘江边的故乡

靳莉

诗人冯至说，故乡不是一块固定的土地，而是一种“正在成为”的状态。在长沙一晃生活了这么多年，于我而言，长沙已然成为了我的故乡。

记得刚搬到北辰时，这块小区冷清而偏远，连个像样的菜市场都没有。有人说买房就像赌博，输和赢全凭运气。当第一次走进这块三角形地带，我心里暗暗想着，不妨好好赌一把。毕竟，“开福”寓意着开启幸福，“北辰”代表北方的星辰，“三角”则是这世界上最牢固、最具张力的形状。

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在江边散步，每次都会在湘江和浏阳河交汇的三角地带静静地站一会，一个宽阔雄浑、一个温柔婀娜，两条不同气质的水流相遇交融，继续缠绕，在碰撞中晕染出渐变的水墨色调。

清晨，晨跑者矫健的身影在江岸描出流动的风景线，滑轮少年们旋转跳跃又酷又飒，爱游泳的大叔们背着桨板、系着橙色跟屁虫，在湘江里灵活得像一尾尾鱼儿。

傍晚六点的湘江最为静谧，白鹭在水面悠闲地掠过，蒲公英旁若无人地在风中游荡。七点钟灯光开启，湘江两岸流光溢彩，人流开始渐渐多起来，散步的、钓鱼的、驻唱的、跳广场舞的，岸边一溜被摆上了露营地，9块钱坐在江边喝一杯芝麻豆子茶，享受江风与落日，是一份最廉价的浪漫。

朋友来了，我最爱带他们去“三馆一厅”，它们是北辰的灵魂所在。长沙博物馆的青铜器诉说着三千年的故事，规划馆展示着这座城市的宏伟蓝图，而图书馆里最为生动，阳光从落地窗倾泻进来，江风夹着书香穿堂而过，孩子在江边玩累了跑过来看会书，年轻人带着面包和饮料，在临江的自习座位上一呆就是一整天，看累了去四楼多媒体厅看一场经典电影，或者到二楼简书房听一场读书会，那一张张年轻的侧脸是一座城最富生机的未来。

如果晚上再去音乐厅听一场交响乐，这样的一天就最完美。吕思清、谭盾、朗朗都曾在这里办过音乐会，中国爱乐乐团和中国交响乐团也是常客，而我总爱在音乐会开场前去碰运气，手气好能买到五十块的门票，比中大奖还开心。

真正让北辰鲜活起来的，是那些藏在街角巷尾的烟火气。傍晚时分，湘江两岸开始热闹起来，对岸渔人码头麻辣小龙虾和臭豆腐的诱人香味横过湘江，坐在大悦城沿江平台的年轻人总会举着啤酒，隔江和对岸干上一杯。好吃的东西总是藏在犄角旮旯，伍家岭的邓氏糖油粑粑、新河菜市场的葱油饼，还有陈家湖的渣渣牛肉，这些日常的小幸福让漂泊的脚步留下就再也不想走了。

凤凰海地铁口
的夜市最喧嚣，生意最好的是宁乡兰

花干子、益阳麻辣烫和顶级热卤，我常去的是一家福建夫妻开的烧烤摊，味美价廉分量足，夫妻俩热

情实在，每次去都会多送几串，或者给打个折，有次问起他们为何跑这么远来长沙安家，他们说长沙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不一样，热闹、有活力，不排除，幸福感强，呆了近十年的小两口也准备在北辰安家了。

北辰总是充满着各种惊喜和活力。周末的商场有时举办街头篮球挑战赛，有时是萌宠嘉年华，而几步之遥的国际会议中心，可能在开着中非经贸合作高峰论坛，或许是新媒体大会，逛着逛着，还能顺路拐进一场高端人才招聘会，这种奇妙的混搭，正是北辰独有的气质。

一树花开代表一季更迭，一个小区代表一城景象。长沙经历过文夕大火的摧毁，却从不沉湎伤痛过往，它勇敢拥抱新事物，在变革中不断重塑自我，像一朵奔涌的浪花，生生不息，翻浪向前。或许这就是龙年春晚分会场选择长沙，而长沙又选择北辰的原因。不仅因为它的景色、美食和人文历史，更在于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先锋气质与探索精神。

龙年春晚是北辰的最高光时刻，恰是对这片土地最好的注解。记得刚听到春晚长沙分会场的搭建进度，舞台搭好了、灯光安装了、显示屏立起来了，仿佛是自家在搞装修，这份喜悦在小区里一直蔓延着。每晚彩排的歌声穿窗入户，天幕未暗时分的彩排烟花总把云霞染得五彩纷呈，邻居们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带着亲戚朋友在自家的阳台上看春晚分会场，他们自豪地介绍道，北辰就是长沙的“城市会客厅”啦！

鲜为人知的是，北辰三角洲这块被称作“长沙外滩”的地方曾叫新河三角洲，那时湘江两岸萧条落寞，曾经有大片大片的旧工厂、老居民楼和码头，一到夏天总有洪涝灾害，谁能想到时过境迁，它变得焕然一新。记得有次在长沙音乐厅里听谭盾的交响乐，谭盾感慨地说，他小时候就曾住在这个码头，那时候一派老旧荒凉，码头涨潮落潮，船只来来往往，后来远走他乡，可是总梦想着有朝一日回到家乡演奏一场自己的交响乐，没想到多年后这个时常被水淹没的码头建了一所音乐厅，而他正站在曾经出生的位置为家乡演奏。

时光的轮回里，总有些奇妙的因緣在悄然生长。就像湘江的水，带走了旧时的泥沙，却沉淀下新的故事。一座城里人来人往，走的人会揣着家乡的记忆，而来的人也会兴致勃勃地带来另一个城的基因，融入本土血脉，就像浏阳河融入了湘江水，来来往往着，搅拌翻滚着，一座城催生出新滋味，也沉淀出了别样的底蕴。

美丽长沙 洲岛风华 征文

主办：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长沙晚报社
承办：长沙市作协、长沙晚报文体科技创新中心
协办：长沙饮食集团长沙杨裕兴有限公司

在汨罗江边静坐

陈新文

我坐在岸边一块石头上
石头太凉，硌得人坐不住
江面很宽，枯枝漂着
偶尔会卡住一只塑料瓶

江边长着芦苇和菖蒲
伸出很多只手在水里挣扎
有车偶尔经过岸边
扬起的灰落进我头发里

诗人也曾在这里坐着
后来他抱了块石头跳下去了
石头很重
水更凉

我没问他水底
有没有人间的答案
我只是看着缓缓流动的水
把贵的、贱的、轻的、重的
都带走了

这道指痕
叫汨罗江

陈惠芳

屈原盯着楚国破碎的版图
眼睛盯出了血
然后，划了一道指痕
将自己埋在指痕里

这道指痕，叫汨罗江
湘资沅澧，还有大湖
为什么屈原选择小处下手

一条无名河，被屈原提点
著名了
重量级的楚大夫
消瘦得不成人形
投进去，恢复了重量
像一座山，倒在江里
水位上升
千百年，未曾回落

汨罗江一煮
所有的河流，跟着沸腾起来
龙舟翘着嘴唇
艾草拖着尾巴
粽子打着饱嗝

假如屈原从水中站起来
环顾四方
是不是先要寻找陪葬的石头
石头的冤屈也不少
原本可以砌成堤坝
抵挡洪水的冲刷

屈原不肯起身
还在上下求索
摸到的是荆棘一样的河床、肋骨
与硬



梅山的端午

袁道一

湘中古梅山区域的端午要过上十来天。小端午初五，大端午十五。老辈人讲，屈夫子投江，消息传到山里已是十天半月后，索性过两次。这话不晓得真假，但山里人讲究多，宁可信其有。

包粽子是头一桩。母亲翻出那口大木盆，把箬叶泡进去，青褐色的叶子在水里舒展。糯米是自家田里的，淘了五六遍，米粒白得透亮。腊肉是年前灶上熏的，五花三层，切成指头粗的丁，红亮亮地掺进米里，烟熏味顿时漫开。我蹲在灶边看母亲包粽子，只见她手一折，一卷，一握，指头上翻飞，米和腊肉丁像被施了法，乖乖钻进箬叶里，粽叶丝一缠一束，一只棱角分明的粽子就成了。我试过几回，不是散了就是漏了。母亲头也不抬，嘟囔一声：“你，不是做这活的命。”嘴角却弯着，灶火映在她脸上，那笑忽明忽暗。多年后我才揣摩出那笑里的意味。母亲并非嫌我笨，是指望我好好读书，走出大山去。

端午前一天，母亲从地头挖来大蒜，剥了薄衣，泡进木桶的井水里，再撒一小撮雄黄。蒜衣薄得像蝉翅，在水里浮沉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母亲把我推醒，睡眼惺忪拖到屋檐下。水还凉着，她用那碎蒜泡过的水一把一把往我脸上浇。水闻着辣，又有股草香。母亲的手糙，指节上是常年做针线攒下的茧子，蹭在脸上沙沙的，却踏实。她一边洗一边念：“碎蒜洗脸，毒不沾边。”又说：“男伢子端午不洗蒜水，夏天一身痱子。”我嫌那水冲鼻子，扭头要躲，母亲一巴掌轻轻拍在后脑勺上：“躲什么躲，老祖宗的规矩，哪个敢不遵？”

梅山人家的端午早饭，讲究吃“五子”：蒜子、鸡子、鸭子、梅子、李子。母亲说这叫“五子登科”，吃了吉利。母亲没读过多少书，说不大道理，就把念想揉进端午的吃食里，一口一口喂进我嘴里。那几颗梅子李子酸得人皱眉，可母亲说，先吃酸的，后头的日子就甜了。

到了中午，饭桌上添上一道硬菜。梅山人端午必吃鸭子，不为别的，就为“鸭”同“压”，压住邪气，压住五毒。母亲做鸭子有她一套：头天夜里把鸭子关笼里饿着，一早宰杀，鸭血用碗接住，搁盐搅匀，上笼蒸成血豆腐，嫩得像豆花。鸭肉斩块，下锅爆炒，搁姜片、紫苏、干辣椒，加水焖透。出锅时满屋子香，辣得人打喷嚏，却又忍不住伸筷子。母亲总喜欢自言自语：“吃了端午鸭，一年不生病。”

其实梅山的端午，远不止这几样。节前两三天，家家户户洒扫庭除，墙角背晃撒石灰粉。母亲用五色丝线缠几个小粽子，又从裁缝那里讨来碎布头，缝成香包，里头填进艾叶、苍术、白芷，挂在蚊帐钩上，满屋子药香。端午那天清早，父亲从后山砍来菖蒲和艾草，扎成小把，插在门框两边。艾草叶子灰绿绿的，菖蒲像一把把窄剑，立在那里，风一吹，晃晃悠悠的，煞是好看。

而今，我站在城这边的窗前，想着乡那边的屋檐。待到端午时节，母亲该是挖了大蒜，泡进木桶里。灶上那一锅粽子该是煮上了，香气从锅盖缝里钻出来，丝丝缕缕，缠得满屋子都是。菖蒲和艾草，父亲该是砍回来了，带着清亮的露水。还有院落里那两个身影忽隐忽现，该是在等着山外的游子回家过节。

8版

长沙晚报

2026年6月18日 星期四

橘洲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编/戴莹芳
校读/李 乐



图虫供图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

一菜一筷 一汤一勺

健康 · 卫生 · 文明

